

[海天片羽]

三月水满

■ 董元培

离开海榆中线上水满乡道，路便随山沉浮，沿河道蜿蜒。弯弯的山路托起绿色三菱越野车缓缓在绿汪汪的三月阳光中飘摆。车窗外，乳雾轻笼着群山，不知是雾在飘动，还是在走产生了动感，那雾霭中的群山便象群兽在奔，在跑，展现一幅幅悲鸿笔下的奔马图，只是已变成动感的动漫片了。

虽说是大山深处，但不显得荒蛮，淡淡的乳雾中，水牛三三两两在河道上啃着翠油油的春草，小牛在牛群中踢踢踏踏地嬉戏着，踢路踢踏着便钻到母牛胯下吃奶去了。放牛的不知哪去了，抑或压根就不用人看管，任牛在山水间自由自在地游荡，好一处世外桃源般原始而质朴的景观。

河弯处的梯田已插上秧了，一层梯田由一层寨。梯田弯弯的弯到远处便耸起半坡的绿——绿的树、绿的竹、绿的芭蕉，还有婷婷玉立摇着绿羽叶的椰子槟榔点缀其间。那绿在浮，在摇，浮浮摇摇间闪出黛瓦白墙的黎寨来。寨口一农舍柴门启动，走出一个水灵灵的黎妹，一手提着沉沉的塑料桶，一手举着葫芦瓢向屋边的一棵大荔枝树荫走去。还没等她迈几步，树荫下冲出一只甩着大奶子的母猪来，跟着一群猪崽也争先恐后冲到黎妹跟前层层围着转，一只只呆头呆脑的乱窜着，弄得黎妹迈不开步，只好一边走一边挥舞着葫芦瓢开路。正看到兴味处，车却转过一道山梁去了。转入眼帘的已是河对岸一座浑圆如纱帽的茶山，茶垠翠翠涔涔，一层层从山脚叠到山顶。采早茶的黎家茶姑背着一箩绿云似的茶叶，一个跟着一个仙女下凡般的飘下山来。

我们来到五指山第一峰下一个叫番雅的黎寨。番雅寨面对五指山，村后背靠一座小山包，依山就势，层层叠叠，迤迤画画。寨前是一条宽阔的水泥村道，一道竹篱笆沿村道逶迤排去，尖椒、茄子、四季豆枝繁藤茂，挂满沉甸甸的绿果。篱笆坡脚下一条铮铮淙淙作响的小沟环村欢歌，沟那边是一个宽阔的山间小平坝，平坝上阡陌纵横，牵拉成一块块不规则大小不一的稻田来。田里的禾苗儿碧泽青润，山风吹过，就像涌动一幅巨大的翠绿绸缎。平坝边便是高耸蓝天的五指山，山头微微向山下的黎寨倾探着，像黎族神话故事中的大力神守望着水满山水，年年护佑着山下的黎民黎安人康，风调雨顺。据说，番雅寨的黎人原住在五指山深处的水满上村，什么时候搬到此地，村里人已无人能说清了。水满是黎语，原意是上古、古老的意思，翻译成汉语是远古的村落，道出了千百年前黎族先祖早已在这块土地上拓荒开土、繁衍生息了。古老的村落如今已不见古老的船形茅屋，重重叠叠的是一座座黛瓦白墙的砖瓦房或贴着花墙砖的平顶房。时代的变迁黎寨容貌也变了，不变的的是青山绿水环抱的自然协调，古朴恬淡的田园山野气息。

这时，村头突然传来一串串嘻嘻哈哈的姑娘笑声，竹帘深处现出来茶黎姑归来的身影，一路推推拥拥走进村来又隐入各家门户去了。不久，村里便弥漫开青茶叶开苞的淡淡的茶香味，番雅村即刻变成生烟传香的大香炉。

一户庭前搭建的竹棚下，几位妇女在围着一个圆锅煮一位眉清目秀的黎姑焙茶，见我们进来忙移凳让座。那茶姑启开关隘点头打招呼，手却不停，纤细如玉的十指相对轻轻插进锅中的青叶又缓缓掀开来，灵巧的双手如舞伴舞女的原姿。渐渐地那一片片的青茶叶由绿莹莹变成淡青色，叶片也卷成一枚枚尖细的圆针茶，黎姑的手也由插掀换成轻抓慢揉了。看着她不断变换的手姿如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艺术表演。这时，一位大嫂摆下四个玻璃茶杯，抓起锅边竹簸箕里已焙好的茶叶边放进杯子边冲进沸滚的清水。随着沸水的注入，杯中便氤氲起甜润润的茶香来。我边喝着香茶边问这是什么茶，焙茶黎姑抬起头说是水满茶。呵，这就是闻名遐尔的水满茶呀，这可是黎族先祖留传下来的古老五指山茶呢。当前，水满茶在市场上十市斤能卖上八九十元，还供不应求，先祖的古老遗物已变成水满后人的摇钱树了，先祖恩泽绵绵千秋啊。

凡茶都传于清明节前后采制的为最佳品，今天我等能尝到三月水满清明茶，且是现焙现冲，真乃万年修得的缘呢！惊喜之中便觉两腋生风，飘飘欲仙了。仙没羽化成，耳膜却飘进仙乐般明快悠扬的黎族竹竿舞曲来。茶姑早已收拾停当，指着村头说，今天是三月三，带拜扣(姑娘)带帕曼(后生哥)在跳竹竿舞呢，快去看吧。

今天虽说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但跳竹竿舞的青年人却没穿黎族传统服饰，男男女女着装不是牛仔装就是休闲装，人青春奔放，绽放着青春的笑容，在开合上合上下下的竹竿之间翩然旋转。围观的小孩、老人有的跟着曲节拍击掌，有的指指点点，一片祥和的氛围。这时，舞场突然闯进一位裤腿高挽，肩扛铁锹，脚把上挂着棕囊衣刚从田间回来的农妇，很快便随着舞步跳起来，融入欢乐之中。场外击掌声更响了，有的还欢呼地起哄，可那农妇却跳得很坦然，一招一式是那么从容、自信，一点没扰场，小伙子们也一边跳一边向她投以友好的示意。

蓝蓝的天空，高高的五指山，山下青翠的平坝，平坝边欢腾的黎寨。色调多和谐，意境多优美的画面哟——三月水满风情画。

[岁月山河]

“长坡米烂洛基糕，木棠瓯馍永昌葱”(注：米烂为儋州方言，是儋州的一种有名小食；瓯馍，也是儋州的一种小食，用米汤沉淀物作为原料，配以赤沙糖制作而成，味道甜美，以木棠镇生产的出名)。这是儋州地区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对儋州民间日常的几种食品的定位和赞美。近年来，儋州粽子以其独特的色香味而备受海内外客人的青睐。喜迎五月初端午节，儋州粽子也飘香。在海口的许多儋州人为了能让同事友人品尝到儋州粽子，在节前就忙活起来与专卖店预约。那么，儋州粽子为何具有如此魅力呢？这要从其内容和形式说起。

色，是指其外观颜色。儋州粽子对外观颜色颇为讲究，外包材料尤为注意。儋州粽叶是山上一种植生叶，中间体形硕大，两头偏窄，上好的粽叶主要分布在儋州洛基大岭、西庆大星和白沙岭交界处一带。农历四五月间，是儋州粽叶成长成

熟的季节，民间人士一般选择在端午节之前20天左右到上述地方采摘粽叶，然后分给亲戚和邻里乡亲们包粽子。它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叶绿素、多种氨基酸等成分。青嫩浅绿的粽叶经过长时间的泡煮后，其色泽更好，与外地的粽叶有明显的区别，难怪外地来的客人，看到了儋州粽子的品相，也得垂涎三尺。

香，儋州粽子的“灵魂”。儋州粽子的主料有两种，一种是梗米，一种是糯米。人们常常选糯米为粽子的主要成分。而要选择哪个月份的糯米呢，五月的糯米就是人们的首选。因为五月的糯米适逢上半年的雨水少，米质既软且韧性好。粽子是否可口，包粽子的调料十分关键。儋州粽子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它特别讲究调料的选用。首先，儋州粽子多选用儋州中北部地区出产的生猪，所谓生猪，也就是在乡下不圈养的“跑动猪”。尤其是火山地区的生猪，其瘦肉特别的香淳，用猪

脚包粽子，其味道更是妙不可言。儋州粽子正是选用儋州北部火山口的生猪，再加上用红豆腐腐，姜葱，二锅头酒和八角做佐料，再添上提前腌好的咸鸭蛋和糯米豆相拌，其味道是其他产地的粽子所无法媲美的。

型，则指的是粽子的外观体形。儋州粽子的外观具有五角凌厉，十分轻巧。按理说，包粽子是女子干的活，但是，也有男子加入到包扎粽子的行列中，男子包扎有力，更有利于粽子泡煮。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学习包粽子，看见母亲包得有棱有角，我反复地模仿学习，但怎么也不如母亲包得好。母亲见状，微笑着说，我包粽子你就扎粽索。我坐在母亲的右侧，将她递过来的已经包好的粽子，逐个把粽索将之上下分侧围拉围扎，母亲夸奖我聪明，扎得有力，鼓励我继续干。所以每到端午节，母亲包粽我扎索，就构成了我和母亲亲切交流的图景。

[诗 页]

端午

■ 马克

我所说的端午
是一樽清激透明
让五毒惧惧的
雄黄酒

我所说的端午
是在荷叶掩饰下
四处飘散的糯米的

一碗油盐饭

■ 佚名

前天
我放学回家
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昨天

清香

我所说的端午

是碧波上那一支支
在呐喊声中奋力竞相前行的
箭一般的龙舟

我所说的端午

是一个满腔悲悯情怀的诗人
走在江边的梅雨中
且歌且吟

我所说的端午

是一根牵在母亲手中的线
游走四方的我们是一只只
在天空漂泊的风筝

我放学回家

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

今天

我放学回家

炒了一碗油盐饭

放在妈妈的坟前

到祠堂的台阶边吃，然后开始嬉戏玩耍。

那时曾和父亲进入祠堂，看着一排排肃穆阴森的灵牌，心中惶恐。问父亲说，人死了是否有灵魂存在。父亲说应该会有吧，去世的亲人常常会回到我们身边，那份关怀和爱意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吧。那日牵着父亲的手，静静地任祠堂走了一圈，心静了很多。相信流转下来的爱，总会护佑我们长长的一生，不会有分离。

后来，很多在村庄里生活过的人都走了，活着的，以及长逝的，都毫无声息地离开。戏台荒废了，晒谷场没有了。女人们曾经在烈日下，翻晒着丰饶收获的场景，也已经看不到了。村庄里的青壮年都出外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守在家中。逐渐富裕起来的村庄，却日渐冷清，没有了当年的繁闹。衰老和年幼的身体相互依偎着温暖，留在未曾天亮的村庄。

祠堂依旧存在，更加残损不堪。濒临倒塌的墙壁上，依稀可见粉刷过的语录、标语和毛主席头像，战争、文革动乱、市场经济，如浪潮般一样样蔓延到此地，一时热闹喧嚣又瞬间寂寥消逝，唯一不变的是古老村庄低洼山野陡坡的形状。祠堂周边葱茏的树木少了许多，祠堂门前的那棵榕树却依旧茂盛。一个年暮的老人独自坐在石墩上抽着旱烟。世间相依相持的情份，逐渐稀缺而虚无。

融邻里情》《做泥塑的女孩》《女肖像》。《明天更美好》场面恢宏，色彩绚丽，一百几十号人由大到小，舞狮由近至远……众多人物以及画面中的狮、龙、灯笼、菊花等刻画得惟妙惟肖。那几十张不同的笑脸是颇下了一番描画功夫的。《欢乐的一家》是一张描写一个现代家庭出游的动人场面，背景是现代高楼大厦、大桥和翻腾的海浪，近景中的白鸽等描画得栩栩如生，人物神态自如。《龙腾虎跃庆佳节》是一张暖调子画作，烟花，金龙戏珠，描写了一大队广场舞狮的热闹情景……《课余油画兴趣小组》描写了4位爱好美术的女子正在作画看画师的场面。《蝶》画出两个女子在草地上喜捉蝴蝶的瞬间。《融融邻里情》刻画一群老乡在夜晚一起喝茶吃水果拉家常的和睦之情。在美院读书时就对人体解剖进行深入研究的他，把画面中几位老汉和妇女准确地刻画出来。《做泥塑的女孩》画了一个在自家拥挤的空间里做泥塑的女孩。《女肖像》人物五官的准确，造型稳健丰富。总之，洪白云的绘画作品给人创造的是一种和谐安详欢乐的社会图景。

“无技巧即技巧，无个性即个性”，画坛上有个个性绘画作品，越画越丑、越画越怪、越画越难看，洪白云的绘画画虔诚，创作不追求丑和怪，他坚持正如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提倡的——美术作品追求“真善美”。洪白云的绘画作品美观透明准确丰富。他的画强调写(画)，不强调做(工艺手段)。他身体单薄，但迫求着厚重的理想。当然，绘画也可变法，今后也可尝试别的画法。

洪白云从事美术教育多年，1976年后就读美术学院的学生，许多是他的学生，今天也可以说“桃李满园”了。尼采说，“生命的意义要通过艺术才能获得”。洪白云画一块调色板，他的生命意义是通过绘画艺术和美术教学来演绎的……

[网络文选]

日照的端午节

■ 佛岸

过端午，在日照，粽子是主要节目，包粽子、煮粽子、吃粽子。

我的见识有限，吃过的外地粽子不多，且在外地吃的大都是嘉兴五芳斋粽子那样的版本，三角的，日照这种像小枕头似的粽子在外地就没有见过，似是日照特产。这种日照粽子的粽叶我只在市场上见过割下来的成捆的，就没有见过“活的”，也就是长在树上的。这种叶子，日照好像也不产，这就有点奇怪。

日照人叫粽叶“菠萝叶子”，南方的菠萝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叶子，而本地山上有一种“波罗杈子”，它的叶子和果树的叶子倒有点相似，但和这种粽子叶差别甚大。为写这篇小文，专门百度一下，已经有人考证过了，这种日照人用来包粽子的叶子学名应该是榲桲叶子。“榲桲乃壳斗科落叶乔木，落叶阔叶树，树叶大，能形成庞大紧密的树冠，分布在全国大部地区，是北方地区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其叶、皮、种子均可供药用。《唐本草》曰：主痔，止血，血痢，止渴”。

小时候，我的姥姥喜欢把往年用过的粽叶刷洗干净后来年再用，而且包在最里面一层，说是如果全用新粽叶的话吃了容易上火，老粽叶火气小一点。看刚才的百度结果好像没有说过这种叶子会让人上火，也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吧。

我吃过的日照粽子，里面内容主要是糯米、红枣、黄米、鲜麦仁、高粱米等，不过后两种都不太好吃，黏性也不大。个人感觉还是糯米红枣的比较正一点，像嘉兴五芳斋粽子那样里面包咸肉包鸡蛋包豆沙的粽子在日照好像不时兴。糯米得事先浸泡，粽叶买回家，也要浸泡刷洗。日照的粽子是两盖合在一起的，小时候，我姥姥包粽子时，我常常在一边帮忙，拿着先包好的一盖，等另一盖包好了，再合在一起捆起来，就这样看看，自然就会了，不难。如果一个人包，没有帮忙，我的姥姥就用一块磨刀石先压着已经包好的一盖，然后再包另一盖，再捆起来，也不难。

在日照，五月初四晚上，粽子包好了，上锅煮，多是满满的一锅，常常还要围了一圈用草编的锅圈，盖顶上压上大石头，大火煮，满屋子都是热气腾腾的，过年贴的年画和对联常常会让水蒸气浸得掉落。快要熄火的时候，放进去许多鸡蛋，再盖上锅，要焐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是端午节。

端午早上起来，开锅吃粽子，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不蘸也行，当然，也有人有特殊嗜好，我还见过蘸酱油的。吃完的粽叶挑形状大和比较好的洗刷干净晾起来，来年还要和新粽叶混着用。

粽子锅里煮出的鸡蛋别有一番风味。对小孩子来说，吃过粽子还有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撞鸡蛋。各人手持一个粽子锅里煮出的鸡蛋，露出一小半儿，对撞，谁碎谁输。这里面有窍门儿，就是鸡蛋那个小头儿是实心的，那个大头一边多是有空隙，所以如果不了解，用大头和小头撞，多是有输。除此之外，就是要赖，主动撞，占优势，物理学上可以解释。但还得注意就是用力不能太大，否则过犹不及，两败俱伤。

日照还有一个风俗，就是端午这天，小孩脖子上要像戴手链一样缠个“索子”，彩线编成的，等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时解下，扔到雨里去，据说是那条彩线索子会变成蛇的。

这些多是童年时候的记忆，现在好像传统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至于插艾子，划龙舟，当然更没有了，不过现在日照要建设水上运动之都，端午节添这么个节目倒也合适。

端午前的雨，为谁下？

■ 锦梦驼铃

端午前的雨，为谁下？

闹钟响了三次，又重新设定了两次，我还是没起床。想着，应该在端午前把论文第三章第二小节整理一下的，也不知道是真累，还是外面的雨让人厌倦了起床后的嘈杂。

不知道是谁先使用的“淅淅沥沥”这个词，这词真好，尤其是像今天这种不大不小的雨，像这种不冷不热天心的雨，还像今天如许的不激动也不平静的心情。

湖南的同学对端午极其重视，可以理解，屈原与楚国千丝万缕的关系，楚国与湖南千丝万缕的关系，自然培养了今天的湖南人与端午不一般的情感，而我呢？

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就算不是骨子里，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崇敬与深沉的悼念，更何况我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岂会没有更多的更复杂的情愫？只是，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早晨，在这样一个紧张、压抑的夏天里，心里头更多的是默默的哭泣。

屈原——文学家大师、爱国知识分子、忠君典范、楚人的骄傲……悼念形式——一餐龙舟、包粽子、舞狮、端午茶会、屈原研讨会，还有放假期间的旅游……热闹着的热闹，严肃着的严肃，思考着的思考，似乎缺少着深刻的哀思。

今天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同凡响的礼遇，有些知识，有些思想就可以活得比一般人好一些，更何况是很有知识，很有思想的呢？可是，这其中，有多少人是活得坚定，有多少人活出本真？今天应该有多少知识分子心里下着雨，只为那不知所踪的精神家园。

学校里有位老师，有人称他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一心钻在学术里，钻在思想里，有人说他心理有问题，不懂得生活与交际。也有人说他迫于单身，所以只好我行我素。我们常看到他一个人去书店里呆上几个小时，一个人站在紫藤树下想着什么。听说，夜里他会一个人在阳台上拉二胡，他最经常推崇的曲子是《哀乐》。这个世界什么人都，知识分子群体里，更是什么人都更容易突出，我不了解这位老师，不知如何去给他下定论，但是，我总觉得他在守候着什么。一个人守候着，尽管孤独，但是没有人，很多人的思想会崩溃，因为一彻底失望！

不知今天汨罗江上是否也有一个屈原，屈原的灵魂是否会与心灵相通的人相聚？不知明天是细雨绵绵，还是倾盆大雨，亦或是雨过天晴，端午当天，知识分子心里的某种呼唤里是否会走出晴雨表，坚定而不为他物所动？



紫气东来（国画）

林道飞作

[浮世逸草]

村西口的老祠堂

■ 王 婉

那一天在梦里，见到旧日老家的祠堂，仍然蜷踞在低洼的村西口。古老的墙壁斑驳脱落，屋瓦一抹灰黑，檐壁缝隙处长出了茁壮的瓦松和灌木。祠堂内光线阴暗，门板门栓都已不见了踪影。墙壁、地板、窗棂被霉湿成一簇簇青黑的苔痕。两只燕子在屋檐下做巢，黑色的小精灵迅疾地低俯掠过，清细的鸣鸣划破寂寞，给破败荒凉的祠堂带来了些许的生气。

祠堂的门前有棵不知年龄的古柏，枝叶繁茂，虬须飘散，如风般自由而孤寂的灵觉，默默守护着祠堂，以及村庄的兴衰。春天斑驳的阳光从树枝间流泻下来，摇着蒲葵扇子乘凉的老人安静地坐着养神，孩童嬉戏的笑声穿过悠长的时空，使得午后的祠堂愈发显得幽僻宁静。

祠堂前面绿竹浓翠，成排地向村子深处延伸，有屏障般的温暖。绿竹洞口外是一面宽阔的田野，庄稼是如此的丰盛茂绿。古老的戏台在祠堂边孤独静默着，草木葳蕤，

弥漫着苍凉和虚无，有一种失去期待的绝然。祠堂与村庄的距离几近疏离，其间不知是谁种了一垄垄四季豆，因了充沛的养分，蓬勃的绿叶张扬着良好的长势。

更多的时候，祠堂是沉寂的。正殿的神龛上，密密麻麻地安放着族人先祖的灵牌，气氛肃穆庄严，龛上的香火已凉。因了这阴郁森森的气氛，平日子里人们是不敢独自进入祠堂的。

遥远的记忆中，关于祠堂的记载并不多，灵牌上所述也语焉不详。只记得南宋时先祖被秦桧诬陷，被贬琼崖。从福建莆田渡琼，落籍琼州，由此开枝散叶，繁衍子孙。祠堂是一个家族的族徽，是一个家族的尊严及精神纽带，维系着散落各处子侄的故土情结。其间几经修缮，也难抵岁月侵蚀后的颓败与荒凉。

每年正月二十那天，祠堂会有祭祀仪式。每家每户无不争着显示自家的诚意，尽量买得体的祭品来拜祭。酒肉、纸币、

松香、鞭炮是必不可少，殷实一些的人家还会买上一对红蜡烛，或者给木头雕像挂上几匹红纱布，或插上几个镀金的锡钎，以示对祖宗的虔诚。鞭炮劈啪地响个不停，鼓乐齐鸣，烟火缭绕，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集聚了浓郁的人气，这时的祠堂才会有一丝明亮的色彩和热闹的气氛。

老戏台以前每年军械部都会演戏。当地有名的京剧戏班登台轮流唱戏，那是极其热闹的盛会。偶尔还会放映露天电影，晒谷场下坐满了观看的人。各家各户都有同宗远房亲戚寄宿暂歇，大家白天把杯碰盏，开怀畅饮。夜晚围在戏台前看京剧或电影，欢聚盛况几日不散。随着酒停戏散，喧嚣声才复归于平静。

后来这些一律都没有了。戏台和晒谷场成了孩时的乐园。村庄里的女人们晒着新收的稻谷和花生，还有渍了盐的萝卜丝。孩子们在晒谷场里奔跑追逐，总被大人不停地呵斥。顽皮的孩子便偷拿几把花生，躲

[读画手记]

生活的调色板

——洪白云的绘画

■ 许忠华

在我们同学中，洪白云的绘画基础最好，可谓“童子功”，一进学校学素描、色彩都画得很好。丰富立体准确是洪白云素描的特点；形准、色彩和谐、渲染细腻是洪白云彩画的特点。他的课堂作业画得出色，常常吸引其他班或其他年级的同学前来参观。我曾问他，年纪轻轻何以画得如此精彩。他说他哥是美术教师，从小就跟着学。我想还有一点是他勤奋。

“天道酬勤”，在校学习期间洪白云勤奋而扎实地学习绘画基础，素描、透视、色彩、解剖、木刻技法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一课不拉，认真做作业。我们年级(绘画系)三个班有两副骷髅(一男一女)，冷不丁看上去还有点恐怖感，但为了画好人不得不多看不得不得研究，洪白云没事总跑到那里左瞧右看，多记下几块骨头。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下乡进乡村到部队，同学们一般只是画了十几幅或几十幅速写，而洪白云则画了几百幅速写，而且十分细致，其中的钢笔速写像铜版画，有着丰富的素描效果，十分细腻精致。

星期天我们常常不休息，到饭堂吃早饭时随便带上二三个馒头，又背起画箱出去写生。有一次，我和洪白云沿着珠江边找风景，走了一次里路才看中一景，在那一坐就画上二三个小时。洪白云的风景写生是很熟练的，色调淡雅，空间辽阔……

是一个人物画家也应该像医生那样对人的解剖进行深入的研究。洪白云人物绘

画神形兼备，总是能画准一个人的骨架，画头像准确画出眉棱、眉峰、颧骨的特点。一个风景画家可以不懂解剖人物，或者人物画得差也不要紧，但人物画家应懂得画景，画好景，因为人离不开景。因此，洪白云他总是在下村进厂到部队以及平时的课余时间注意加强风景写生。

我们的素描教师、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潘行健曾讲，在美院读书是“水涨船高”，同学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是指日可待的。当年读书时洪白云较好的绘画基础对同学的带动是不言而喻的。

洪白云曾说，我们是美院的同班同学，受着一样的绘画教育，有二个方面不能不提，第一，我们是受着学院派基础教学训练出来的，这种基础教学有明显的俄罗斯素描、色彩观念和模式。那时候，潘行健老师上我们素描课总抱着厚厚的一叠俄罗斯画册到教室里去，教室上挂着上世纪60年代留校的美院学生的优秀作业。杨尧的素描观念则直接来源于他的老师广州美术学院原院长郭绍纲先生。我们有时到老师家里去坐，为的是多听听老师的教诲，更有机会可以看到新的外国画册。

在校期间，我们的课堂教学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们都共同接受了学院派教育，我们都为着画一手地道的苏派素描而努力。第二，我们的创作是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的道路，每学期都有不同的构图或创作课，我们的创作都有着